

吾爱吾乡

潮州豆干“厚脸皮”

□沈定坤 湘南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汉师三班

1

潮州豆干是广东潮州的特色美食。汪曾祺曾在文章中写过好几种豆干，有他故乡高邮一带的界首豆干，亦有我故乡的潮州豆干。

潮州豆干，也是豆腐的再加工制品，呈扁方形，色泽酱黄，但吃起来格外清香爽口，口感嫩滑，味美醇厚，颇似鸡脯。潮州豆干尤其不同于普通豆腐块的娇嫩——它有一张“厚脸皮”，制作豆干的师傅通过独特技艺，令它赢得了“豆干江湖里最有韧性的”名头。潮州豆干可生食，也可切成薄薄的长条放进油锅里煎着吃，切成块状与葱蒜炒着吃，还可用以烩菜、炖菜……不管是佐餐、佐酒，还是佐茶，皆宜。

这几年，我在外地上学，发现人们常将豆花、豆干和豆腐混为一谈。豆花、豆干和豆腐虽“师出同门”，可在制作技艺上还是有差别的。有趣的是，外地人称连汤带水的为“豆花”，可在潮汕地区，这就是“豆腐”；外地人普遍认为的“豆腐”其实就是潮汕人口中的“豆干”；而外地人所谓的“豆干”，在潮汕人眼里又是另一种叫“香腐”的豆制

2

儿时，我家老屋紧邻一家热闹的豆干作坊，作坊里制作豆干的声音常传到我家。

小时候的我贪玩，好奇心重，常常踩上停在墙角的板车，踮起脚，趴在墙上去瞧隔壁豆干作坊里的场景。有一次，我看见过作坊里的一口大锅——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比那口锅还大的锅，即使是草原上的炖肉锅也比不上它。那大锅已被灶中的旺火烤了一天，从锅里面飘出来的豆干的香气已满屋子都是。我一边看一边流口水。作坊里管事的是一位老者，我唤他刘阿公，他是

我爷爷的老友。他看到了我，便抱我去作坊里玩，把新鲜出锅的豆干切成薄片串在竹签上递给我，但要我叫他一声。我看着豆干垂涎欲滴，甜甜地叫了他一声“刘阿公”，把他哄得开怀大笑，我趁机接过豆干，大口咬上一口。那一口嫩香，鲜甜的味道，令我回味至今。

潮州豆干的香味，从那时便记在了我的心间。

在异乡，虽然也能吃到豆干，可一入口，挑剔的味蕾便会提醒我“味道不对”。我总觉得在外地吃到的豆干全是加了香料后的滋味，只有家乡的豆干才全是豆香，与众不同。当然，潮州豆干

也确实选材上佳、工艺上佳，连制豆干的师傅也上佳。

制潮州豆干，备料一定是选用上等黄豆、酱油、精盐、香葱。将黄豆洗净，以山泉水浸泡，然后磨浆、滤渣，先做成豆腐，再经过秘制配方制成豆干。整个过程很考验制豆干师傅的精力与耐心。一块手掌大的豆干，师傅还会给每一块都印上花纹。

都说“人生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”，制作豆干，特别是潮州豆干，确实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重复劳作，过程十分“讲究”。但这正是潮汕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，也是潮州豆干的美味能俘获人心的原因之一吧。



落日码头

图/新华社

风过碑前

□胡少石 珠海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5级

七月的山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泥土和树叶的气息，掠过我的脸庞。路边的野草微微摇晃，沙沙作响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父亲站在祖坟前，目光深远，像是透过那块石碑看见了什么。

小时候，每次回湖南石门老家，父亲都会带我上山扫墓。那时的我不懂为什么要走那些既坑洼又看不见尽头的山路，只觉得麻烦——鞋子会沾满泥巴，裤脚会被荆棘勾住，蚊虫会嗡嗡地围着叮咬……我想留在老屋里

玩耍，可父亲总会轻轻拍拍我的头，说：“去看看他们吧，他们是你的根。”我并不太明白他的话，但见平日里威严稳重的父亲，眼里有微微泪光打转，便还是跟着他去了。

2025年农历正月十六，我的爷

爷突发疾病走了。远在外地读书的我，没能赶回老家见到爷爷最后一面。这个遗憾像一根尖刺，一直扎在我的心里。

终于熬到暑假，我迫不及待买好车

票，赶回老家。伯伯带我上山去看爷爷。越往山上走，心跳得越快，我既期待又害怕——终于能够与爷爷“再见”，可我们却又天人永隔，无法“再见”。

祭拜完后，我静静地站在墓碑旁，像

小时候扫墓时总站在爷爷身边一样。山风轻轻吹过，我低声念叨着爷爷经常跟我的话：“多吃大米长身体，多喝水长知识。”风拂过我的脸颊，好像是爷

爷在表扬我还记得他说话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父亲。小时

候不懂他为什么能对着一块石碑站那么久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是在和记忆里的人说话。父亲从小家里穷，靠亲人帮衬才能继续读书，最后考上大学，又在广州安了家，还有了我。我知道，他从未忘记自己从哪儿来。

人生无常，身边的人总会离开。但就像父亲告诉我的那样，记住自己的根，就不会迷失方向。

风又吹过来，树叶沙沙响，像是许多声音在轻轻应和。

2025年8月25日 / 星期一
责编 易芝娜 / 美编 陈炜 / 校对 刘媛元

晚会 | A6

前 沿 发 现

◇让超级细菌“统统石化”，或可应对抗生素的耐药性

7月发表于《自然·生物技术》的一篇论文称，浙江大学王本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“剿灭”耐药菌的方法：诱导细菌钙化，让它们变成“石头”。该“石化”疗法或能全方位压制细菌的生长，让许多细菌在钙化后裂解而死。研究人员希望借助人体本身的钙化机制来“石化”细菌，最终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等问题。

人体内充满了钙离子和磷酸根离子。有趣的是，这些钙离子和磷酸根离子并不会在体内随意沉积，它们的行为受到人体内钙化蛋白的严格调控。研究人员由此设计了一种分子，能够结合细菌细胞壁的抗体，连接一段富含羧基的聚合物——多聚唾液酸，从而在细菌表面引发磷酸钙沉积。

研究团队已开始尝试用“石化疗法”治疗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和骨髓炎。他们发现，如果在治疗期间配合高钙饮食，疗效还会更好。

◇微生物助力发酵，能产生特定风味巧克力

英国诺丁汉大学领衔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，通过控制可可豆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，可以再现特定的巧克力风味，有助于生产味道丰富、品质稳定的巧克力产品。

研究人员表示，这项研究通过有效地控制发酵过程，为巧克力生产工艺的升级奠定基础，有望据此开发出标准化发酵所需的发酵剂，并“解锁”新的巧克力口味，提高产品质量。

研究人员利用基因测序数据，已能确定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间相互作用和代谢通路，因而在实验室条件下，模仿传统农场发酵可可豆的动态过程，复制出不同地域具有特定风味的巧克力。

（江海）

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，0.01%虚假训练文本可致AI有害内容增加11.2%

被“污染”的训练数据可能正在给AI“投毒”



AI也需要安全的“成长”环境 (资料图片)

受到数据污染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，也可能成为后续模型训练的数据源，形成具有延续性的“污染遗留效应”。当前，互联网AI生成内容在数量上已远超人类生产的真实内容，大量低质量及非客观数据充斥其中，导致AI训练数据集中的错误信息逐代累积，最终扭曲模型本身的认知能力。

数据污染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现实风险，尤其在金融市场、公共安全和医疗健康等领域。

在金融领域，不法分子利用AI炮制虚假信息，造成数据污染，可能引发股价异常波动，构成新型市场操纵风险；在公共安全领域，数据污染容易搅动公众认知、误导社会舆论，诱发社会恐慌情绪；在医疗健康领域，数据污染可能致使模型生成错误诊疗建议，不仅危及患者生命安全，也加剧伪科学的传播。

（来源：央视新闻）

文章呼吁，要加强源头监管，防范污染生成。应当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建立AI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，从根本上防范污染数据的产生，助力有效防范AI数据安全威胁。

同时加强对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风险的整体评估，确保数据在采集、存储、传输、使用、交换和备份等全生命周期环节安全。同步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管理体系，不断提高数据安全综合保障能力。

此外，还要定期依据法规标准清洗修复受污数据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制定数据清洗的具体规则。逐步构建模块化、可监测、可扩展的数据治理框架，实现持续管理与质量把控。

（来源：央视新闻）

我们是否在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

借助于像礼仪这样的人为机制，我们可以管制自己的天性，这有助于我们控制自己的冲动。

我们常常听说接纳自我是个人成长的关键——爱自己，与当下的自己和睦相处。这些想法不仅能让我们接受自己，而且能接受自己目前的生活，从而获得平静。

但是有一位哲学家对这种层面的接纳自我深表担心，他就是荀子，出生于公元前313年的一位儒家学者。荀子认为“人性本恶”，我们永远不该满足地接受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。

是的，我们都应该见义勇为，但荀子希望我们不要忘了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利他性较小的冲动，而且那些最卑劣的欲望也是我们天然的一部分。

堵车的时候，若是旁边的司机按喇叭催促，我们会瞬间暴怒；我们也会对一位朋友的不幸遭遇三道四，把他的秘密散播出去；我们会为了别人的一句负面评价而忧愁数日；我们会在网上疯狂购物来化解焦虑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任由自己卑劣的、未驯服的一面不断出现，如果我们接受每时每刻“真实的”自己，情况又会怎么样呢？如荀子所说：

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
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乐焉；……生而有疾恶焉；……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

——《荀子·性恶篇》



对荀子来说，“自然的就是好的”是一个危险的观念，这里他不仅指人的自然本性，同时也指向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设想。

荀子提醒我们，我们生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秩序是由人类缔造的：

故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，天地之参也，万物之德也，民之父母也。无君子则天地不理。

——《荀子·天制》

荀子认为，任何忠于自然（无论是人的本性还是外在的自然），“按照原样”接受世界的做法，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危害性。他启发我们思考，倘若我们把世界看作自己的创造物，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。如果是我们自己创造了现在所体验到的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就不该询问如何在世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而应该想想我们是否在建造一个美好的世界。

在荀子看来，我们应该有意地改造自己的天性，克制我们的情感与冲动。借助于像礼仪这样的人为机制，我们可以管制自己的天性，正如农耕改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一样。这有助于我们控制自己的冲动，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发脾气。

但如果圣人也是本性为恶的人，他们最初又是怎么想到创建礼仪的呢？荀子提醒我们，礼仪的观念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意外整件，它是有意的、创造性的结果。人类文化和社会礼仪的出现并非来源于某一次巨大的创新，而是通过经验逐渐产生的。

【本文摘自《哈佛中国哲学课》
(美)迈克尔·普鸣 克里斯蒂娜·格罗斯-洛 中信出版集团】

花地·校园 | A6

大学文苑

半夏生

□许慧娟 中南大学202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

江南的夏至，总带着几分欲说还休的黏稠。它不像是北方的长天朗朗，将日子烤得干脆响亮。它是一种藏在青石板缝隙里、藤蔓叶脉深处的酝酿，一种无声无息却又让人感觉无处不在的浸染。

天很早就亮了。并非那种耀眼的光芒万丈，而是一种弥漫的、略带湿意的清白。蝉声还没连成喧闹的一片，只有几声短促的鸣叫，像没睡醒的轻声呓语，零星地啄破沉寂的空气。

仔细感受，空气是沉静的，也是沉重的。它包裹着你，厚实而密不透风，像一层湿透、冰冷又吸饱了水的毛毡。你穿行其中，步履便不自觉地放缓，怕搅动了这份无形的凝滞。却也无风，或是风在某个角落蛰伏了，只留下满世界氤氲的水汽，黏在裸露的皮肤上，微凉的，也是甩不脱的。

栀子花的香气浓得化不开，不再飘渺，而是沉沉地坠下来，固执地盘桓在巷口、屋檐下，甚至附着在衣襟上，成为挥之不去的印记。这香，是夏至特有的郁郁、闷闷的，却也芬芳。

等到日头爬上中天，它便显出了威严。光变成了实体，稠得近乎凝固。万物都在这纯粹的、白热的炼狱里静默、承受。世界似乎失去了轮廓，只余下一片眩目的白和无处躲藏的闷湿。竹椅、门板、青石阶，触手所及之物，都烙着太阳的余温。此时若有风动，也绝无清凉可言，只如一只湿热的巨掌拂过，反添了窒息。人便更懒了，连出去的念头似乎也被这热气蒸腾得融化殆尽。

云在不知不觉间悄悄累积。起初只是天边几抹敷衍的灰絮，不知何时竟连成了片，灰蒙蒙地垂压下来，填补了天与地之间灼热的空隙。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骤然间，一道撕裂布帛般的闪光忽然劈入眼帘，雷声紧随着在头顶炸裂！沉闷的、带着回响的

滚雷，仿佛憋了太久，粗重喘息起来。雨终于忍不住了，倾盆而下。不是疏朗的点，而是成帘成幕的，粗暴地砸向屋顶、巷弄、河道，激起一片迷漫的水雾。瞬间，世界便在瓢泼中溶解了形状，只剩下哗啦水声环绕耳畔。这场雨，是夏至的宣泄，酣畅淋漓，带来了泥土翻腾的腥气和草木被洗涤后猛然升腾起来的青绿的气息。

傍晚时分，雨势渐小，化作零星而黏滞的雨丝。空气竟滤清了几分，带着微微凉意。门板吱呀作响，三三两两的人端着碗碟，拎着小板凳，从自家门口出来，坐到河埠头闲聊。檐下的滴水追寻着残留的小水洼，一声，一声，敲起了日暮到的节拍。

河面慢慢安静下来。水汽还未散尽，在昏黄的灯火中缓缓升腾、回旋。偶尔有木浆轻划水波，搅碎光影，漾开一圈圈幽暗的光晕。絮语低声，飘浮在湿润的空气里，很快又被水流卷走，消融在暮色深处。

夜幕彻底落了下来。白日里的喧嚣和湿热，仿佛都被那场雨卷挟而去，沉入了河底。剩下的，是深邃的宁静。有数声蛙鸣从更幽暗的水草深处跃出，再后来，连蛙鸣也稀疏了。月光无声无息地洒下来，流淌在黛色瓦片上，又跌进河水里，给河面镀上一层清冷的、捉摸不定的银辉。

巷子里，白日里被滚烫石板压抑的苔藓，在夜深人静的暗处悄悄舒展着。一种微小而执拗的生机，在溽热与湿凉交替的缝隙里，悄然萌发。像夏至之后生长的半夏，根悄悄往下探，它们选择在阳光最盛的背面，在湿气最重的土层深处，寻找阴凉幽暗之处，默默积蓄力量。白昼的烈焰，灼烧的只是尘嚣；真正的清凉与生机，正潜向地底，默默汇集，只为静候那破土而出的号令，迎来月光和晨露交融的盛大一刻。